



采蕨 jue 集

caijueji

●戴明贤●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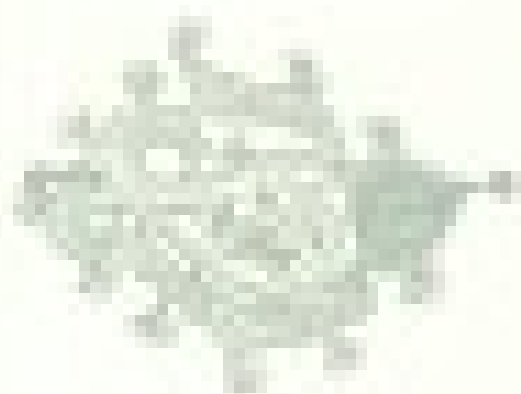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C 采薇集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采 蕨 jue 集

caijueji

●戴明贤●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蕨集/戴明贤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4
(我的贵州丛书)

ISBN 978-7-80650-915-9

I. 采… II. 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582 号

采蕨集

戴明贤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字数 11.25 印张 25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915-9/I·51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6300007 邮编:550018

序

这是一本主题性散文集，主题就是个人见闻之内的贵州。书中写到的人和事，有许多只存在于六十年间的记忆中了。人说孩子爱幻想，老人爱回忆，我也逃不出这个规律。

年轻时学着写新诗、写小说、写剧本、写报告文学，甚至写寓言童话，惟独散文被排斥在外。其实自上初中时读到《中国新文学大系》里的两卷散文，特别是读了周作人和郁达夫的两篇长序，就对散文有兴趣，把五四以来的著名散文集差不多读遍了。但是，“在人生的中途”以前，没有动过写散文的念头。在我当“文学青年”的那年月，文学是规定了只准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抒发个人思想感情是犯大忌。从延安到北京的作家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描写革命公务员家庭的日常生活，被以宣扬小资情调的罪名接受批判和严厉处分。著名诗人郭小川为建国十周年写的政治抒情诗《望星空》，第一段惊叹星空的壮丽深邃和永恒；第二段惆怅人生仅似无限的时间之流里微小的波浪；第三段峰回路转，星空忽然变得渺小和暗淡无光，原来是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大会堂；于是诗人在第四段中满怀豪情地宣布“人生虽是短暂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而星空则是冷寂无生命的。开篇渲染星空的壮丽，是为了反衬革命者的意志更伟大，即常见的欲扬先抑的手法。然而也被认为感情不健康，诗人也受到严厉批评，几乎一蹶不振。老革命作家都过不了坎，可见“左”调唱到了何等高度。小说诗歌尚且如此，何况散文的生命正系于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材料和真挚的感情，更难免成为罪愆的渊

藪。后生小子，岂敢去摸这个烫手的汤圆。直到漫漫十年的文化浩劫结束，又经过两三年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论战，中国终于回到常识的轨道，百行百业拨乱反正，文学这枚被掀在政治战车上几十年的螺丝钉，也开始了向人生复位的历程。这时我才有了写散文的内心需求，陆续写出了《采蘋山谷间》、《乌蒙杜鹃》、《蚕思茧绪》、《故园情》等第一批散文，大都是触景生情式的东西。回头看看，都还留有那种文学教育的痕迹。随后，我的笔越来越远离抒情，只想老老实实写人记事；而且不知不觉逐渐集中到乡土社会方面来。这要感谢当时在主持家乡晚报副刊的李晓，每次过访，谈及乡间旧时琐事，他会立刻约我写下来给他，渐渐就积多了。而我童年记忆中的一大群人一大堆事，原打算用来写一部小说，但迟迟疑疑没有动手。2003年，乡友李晓、杜应国二兄见我光说不练，乃借准乡友钱理群先生之力不时敲打催促，逼得我终于付诸实行。但计划变了，不写小说了，写成三十多篇叙事散文，合为一集《一个人的安顺》。自己定位为了一本用文学笔调写成的地方文化志。理群先生为此书写了长序，重申他主编《贵州读本》时的“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个命题；随后何光渝先生又进而提出“构建地方文化谱系”，他们的理论思考，不仅使我的模糊思想深化了一步，而且对我家乡的文化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贵州教育出版社继《贵州读本》之后，又做出《我的贵州》丛书的策划，令人欣喜。贵州开发较晚是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明初建省设置之前就没有文化。相反，贵州同中原、江南、沿海等地区一样，拥有灿烂的古文明。黔西县观音洞文化有五十万年以上的历史，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贵州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民间文化多姿多彩，瑰丽神奇，蕴涵着无比深厚的人文资源。友人余未人受托主持《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图录·贵州卷》的搜集、整理、编选、出版工作，投入两年精力，汇总的艺术品达数万件。我仅仅见到宗教绘画和傩面具的部分照片，已感未闻未见，美不胜收。她前些年参加主持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等几套丛书，也令权威学者钟敬文先生惊喜，指出“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各民族人民能歌善舞。人们把

贵州民族地区称为‘歌舞之乡’、‘诗歌海洋’，实在不为过誉”。前些时候的全国电视歌唱大赛，贵州侗族大歌征服了全国观众。这些都证明贵州文化足以毫无愧色地峙立于全国乃至世界的民族文化之林。我们无需妄自菲薄。

然而，贵州不占地利，名声与实力不成比例，也是不争的现实。这当然是吃亏处，但反过来却也就存在“江山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潜在机遇。关键在于贵州人自己努力。正像理群先生在《贵州读本》前言中强调的：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也是精神建设的大问题。这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地长期坚持下去，需要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而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当《我的贵州》丛书编者的目光垂顾到在下，我欣诺并引为自豪。乃从新旧拙作中，选出有关贵州山川人事的长短文字若干篇，编成这本《采蕨集》。蕨是贵州山地最普通、最顽强、最烂贱的野草，嫩芽是佳肴，青茎可固水土，枯黄后可作燃料，饥荒年头，山民还以它的根制作淀粉来救饥续命。蕨是山民性格的植物化，是植物山民，因以为此集书名。

拉杂写来，以充自序。

目 录

CONTENTS

1	石城引	021
9	马帮过街	031
14	悲歌动地	041
24	来了美国兵	051
32	石窟曾藏宝	061
36	巷忆	081
40	赶花街	091
42	乌蒙杜鹃	101
47	蚕丝茧绪	108
54	秋风吹不尽	109
60	花之忆	112
66	采蕨山谷间	115
69	关于晴隆事件	122
78	竹城摆古	129
93	梦草池残片	138
99	赤水河上的传奇	148
109	贵州首任省主席周西成	158
114	下江人(上篇)	160
120	下江人(下篇)	168
125	舒模和剧宣四队	173
128	优伶	180
134	江湖落拓人	188
142	十指生涯	192

目 录

150	缙绅	1
156	女先生们	9
164	“虎皮”	11
170	厨子	15
173	畸人	20
182	三校工	28
189	听竹琴记	36
195	归来的金铃子	34
201	小巷夕阳	41
206	留取心魂相守	48
212	老人和她的遗嘱	53
217	巧于蜂甜于蜜	58
223	高山飞瀑的女儿	66
229	乌蒙学子	71
235	白屋	79
241	渡功亭记	88
243	地行仙——谢孝思先生素描	
250	至柔与至刚的不解缘	
253	花溪秀而野	91
257	走在乡间道路上	97
260	蛇的神话	101
265	一组诗漂在潯阳河	101
271	舟入蛟龙窟	104

目 录

CONTENTS

- 275 织金归来不看洞
278 金筑鸟瞰百媚生
280 雄奇清幽格凸河
285 明清门巷·唐宋鼓辇——屯堡徜徉
288 果忆
290 长夏闲事
292 野慈姑芹菜酸
294 羊肝色花红
295 肠旺面
297 忆乌蒙煤
299 石城食谱
310 石城岁时
319 杂事
328 街角开水面
331 文庙吃茶
336 石事
342 茶事
345 酒话
351 后记

石
城
引

敝乡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小城居民一生一世、每时每刻,没有离开过石头。此城名唤安顺。

住是住在石础石阶石院的木屋里,临街往往有一座石柜台。口腹之需,盐巴用石钵擂。米面用石碓舂。糍粑用石臼打。小石磨不紧不慢地旋转,四面流下洁白豆糊,在大锅里点豆腐。身上穿的,新布用石碓研,浣衣放在大石板上捣。

出门走石街,过石巷,穿越城中央的钟鼓楼石洞门。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石甬道,永远被挑水夫们溅得湿漉漉的。成人们宁愿绕楼而过,小孩却得踩过阴凉沁人、石壁长满厚苔的门洞,还要冷不防大叫一声,让整个门洞嗡嗡震响。颤巍巍的卖水扁担挑来的水,汲自城内的大龙井、双眼井、五眼井等十多个石井,井口都罩着石盖,刻着精粗不一的图案花纹,石沿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数百年磨出来的绳槽。甜水叫大井水,供饮用;苦水叫小井水,供浣洗杂用,每担要便宜一个铜板。最甘甜沁人的好水出在东郊一个窄而长的石罅里,名如其形,叫马槽龙井。或认为应作马场龙井,但东门只赶牛场,叫牛

场坝；西门才赶马场。讲究美食的人家推豆腐待贵客，让水夫专门去挑马槽龙井的水，要多给一倍脚力钱。

城里城外的石牌坊，多得数不过来。我家所住的东大街，短短里许长，据府志记载就有三座石牌坊。但在我出生前就因扩建马路拆去了。府文庙的牌坊，龙柱、小桥、院子，全是莹白的石雕。大成殿前的那对透雕龙柱，至今是镇城之宝，传说篆刻此柱的潘石匠，其报酬是按凿下来的石屑石粉重量，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计算的。

小城的标志性建筑，是西秀山的石塔。老嫗邓罗氏逼童养媳为娼不遂，杀媳碎尸，是小城空前的大案，县官将她处以唯古书有载的凌迟之刑，又是铭刻石碑，以警后世。

出城必经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洞。出了城门，就见环城皆山也。金钟山、凤凰山、飞虹山、盔甲山、小金山、观音山、武当山等等，多为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孤山，所以俗话说石城有桂林的山，无桂林的水。甚至有金斗不移，天鹅抱蛋、交椅大坡等奇怪的山名。金钟、观音二山，高林蓊郁，遮天蔽日；其余诸山多是浅草灌木，露出斑驳的石骨，好像满天星斗。有一座螺蛳山，满山是青色的田螺化石，小学的男孩们大多要邀约朝拜一次，带上小钉锤，把石螺乱敲一气。绝难得到一枚完整的，稍稍成形的，就带回学校向侪辈炫耀。

石山多洞。常年游客不断的是城南近郊的华严洞。端午玩此洞，是一项传统。洞口几只长满绿苔的大石缸，长年贮着岩浆水，供和尚食用，平时无人一顾，端午节就要论杯卖了。玩家们租用殿堂打围鼓唱川戏，办酒席。城东二十里的清凉洞“天开一窍，前后通明，中有古刹，下有内外二城”。老百姓叫它粮仓洞，说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屯粮的洞窟。城南五十里有两个洞合

称二仙洞,传说当地山民办红白喜事,可以去洞口求借仙家的锅瓢碗盏,后来一户贪心人家没有全数归还,仙家生气,从此再也借不出来了。我没去过此洞,传说却听母亲说过。此外无数的山洞,多是山民躲避兵灾匪乱的处所;太平年月,则在洞里熬硝。

小城的居民们,就在这个石窟窿、石世界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苦辣酸甜。到得“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销声匿迹。环城众山,密布层层匝匝的墓碑。记得第一次排队出东门,一走出城门洞,隔着低洼的牛场坝,撞到眼前是满天星斗般的白石墓碑。一位高班同学脱口得句:“一出东门坟擦(读如糯)坟,老远看见摆家屯。”小城计时,沿古习定时放炮。正午的“午时炮”最重要,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一天平分两半。经常是我放学走近城中央的钟鼓楼,就听得北兵营的午时炮响起来。晚上母亲催寝,总是说:二炮都过半天了,二炮即二更。小城打更,只用锣,没有柝。一更不打,二更是“当当”连打,三更是“当,当当”,四更是“当、当、当当”,五更时睡得正酣,没听说过。正是苏东坡说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三更前后,市声俱寂,独有“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不时响起,格外凄凉。我奇怪半夜三更喝什么炒米糖开水,母亲告诉我,这是幌子,实际上卖的是“膏精”。膏精又称“梭梭”,白面,学名海洛因。当然,深夜寒风中神出鬼没的瘾君子们肯定也乐意喝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添些温暖。深夜还常有猫头鹰啼叫:“呜吴”一声,隔许久又一声,冷冰冰的,听得人发毛。小城人认为这是鬼叫。一听见,就会说:“又是哪家老人要上路了。”

北兵营还不时传来军号声。石城墙上,黄昏时分常

见小号兵练习吹号。号声单调悠远，拖多长也不带颤声，苍劲寥廓。身后衬着火烧云。这似乎是所有小城的一道风景。沈从文先生笔下和不少电影里都描写过。电影《小城春秋》中的主妇在城墙上来来去去，我看了很觉亲切。号声一传到街上，什么都可以当成玩具的小孩们就来劲了，跟着那调子，拖声曳气地，参差不齐地合唱：“死猪起床！起床死猪！天麻——麻亮——”。青春年少的一代，学逃难来的“下江人”的样，偷偷谈自由恋爱，幽会也往往选择最偏僻的废城墙上。

那年月，石城上空若有若无地飘浮着一缕药味。深夜分外清晰。有人闻着是异香，有人闻着是奇臭。这是鸦片的气味。一次，随大人观夜戏回家，路过东街大十字，扑鼻一阵浓郁的奇异药味。大人们说：“哪家在熬烟！”当时虽上距鸦片战争已百余年，清末民国又屡次禁烟，但在民间从来是禁而不绝。1935年红军长征过黔北，就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吸鸦片提神服役，大为骇异。到了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石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罂粟花，烟农用小竹篮提着“洋烟菜”即罂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桐蒿菜还好吃。

瘾君子人数虽少，却多是一家之主。几代人百余年的烟榻生涯，影响了整个小城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例如晚睡晚起。中午饭叫早饭，吃晚饭已掌灯，午后和深夜吃点心叫“过午”和“消夜”。

例如重吃不重穿。烟客胃口不佳，非美食难以激发食欲。流风所被，虽小户人家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玩过黄果树景区的外地人，无不知道一路用餐，安顺味道最好。传统的旧时风味小吃如荞凉粉，新包谷粬，

贼蜘蛛等等,尤称独步。但石城人士只管自享,从不宣传。许多外地名点传到石城,或石城人士出门尝到,夷然一笑之外,决不会想起运用传媒手段,奋起竞争。

石城人重人情,讲礼仪。老亲老戚老街坊,几代人交往不绝。虽贫家小户,也恪守“忍嘴待客”的传统。大跃进运动后的饥谨年份,家庭里都每餐按量用秤了,安顺人家来了远客仍要留饭。至少要以不限量的苕粉调冰果露以飨客。重礼仪当然就顾脸面,有“愿输脑壳不输耳朵”之谚,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有一商人到广州进货,因衣着土气,店员警告他勿凑近货柜看货,如碰破玻砖,价钱是很贵的。他乃问,一块玻砖值多少钱,店员说了,他就举脚乱踢,把店中玻柜全踢破了,然后叫老板出来收费。抗战期间,难民们把共同进餐各人付款的“AA制”带到石城,无不嗤之以鼻,嘲之为“新生活,各开各”。说是“你舍不得请人,各人阴倒(悄悄)去吃就是。约起人去各开各,成何体统!”连中学生也不兴此风。

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涵养出大量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最善于将境外的新玩艺改造为漫画。例如当着英文教师的面对学生作吃惊状:“这写的是什么鸡肠子,横起爬?”或背诵一封杜撰的家信:“发惹妈惹(父母)敬禀者:儿在校中读籀克(书),门门功课都古得(好),只有英格里昔(英文)不及格。先生挥起司的克(手杖),我骂先生是朵格(狗)”。对烫了发型的女士寒暄:“买‘包包莴苣菜’回来?”随之而来的是处事从容日月长。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最为息事宁人;实在一旦提起,“忙,搞忘了!”便是天大理由。谁若再较真,就是不会

做人，大众嫌弃了。最大乐事，莫过于良朋四五人，清谈彻夜。如哪个倦了，想退席歇着，众人不许道：“早死三年，够得你睡！”如有人早早告辞，要去赴饭约，众人就劝阻：“饭天天吃着的，少吃一顿饿不死！”如果一听东道主是熟人，就干脆一起去赴约。

富余的聪明才智，用于言语机锋。妙语隽句，碰嘴即来。诸如“冬瓜有毛，茄子有刺，汉子有钱，婆娘有势”之类，大都洞察世事。坐而言，起而行者，则做些无伤大雅的游戏。有一位此中大师，姓洪。买瓦缸还价太低，卖缸人出言不逊，他建议论斤卖，双方不吃亏。缸主以为有大利可图，同意论斤计费，并随口喊个天价。他一口应允，摸出钱说：“敲四两来！”他买鸡蛋，也是还价太低被货主讥讽。他和颜悦色，带货主到家里一张因地面不平而倾斜的大桌前，叫货主伸双臂护住桌沿，把上百个蛋一一拣放桌上。然后打他一耳光，痛斥他狗眼看人低，不知和气生财。货主怕鸡蛋滚下摔破，伸长双臂一动不敢动，任他打骂。最后认了错求了饶，他才帮着把蛋拣回筐里。这类故事，妇孺皆知，成为地方掌故。

鬼神在石城人的生活中，像油盐柴米一样普通。三姑六婆不用说了，读书人也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某家某家有时常恶作剧的“小神菩萨”（类似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宅神），是众所周知，主人也坦然承认的。一位知书达理，沉着稳重的老辈夫人郑重告诉我一件亲历之事：夜阑客去，她独自坐在客室里，眼看着身边的茶几向前倾斜如鞠躬状，几乎成直角了，几上的茶杯兀自放得稳稳的。家母有一位表弟媳，一度“冤魂缠身”，在我家说了许多费解而又可怕的话，母亲与“它”对谈很久，威胁说如不速速退去，要去园子里折桃树棒来打它。过一阵，表舅母忽然清醒，又说笑如常了。

当时我就在一边站着看这个奇怪的场面。这类奇谈怪事,是小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如油盐柴米。所以多年以后读《百年孤独》,自然就明白马尔克斯为什么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再三说那就是如实写下来的生活现象。

石城政治文化中心,是城中央的大十字钟鼓楼。三层飞檐,塔形,宝顶,一层比一层大,底下是几丈高的石门洞。

据府志记载,此楼元时建,明末毁,乾隆三十三年知府吕正清重建。道光元年副榜杨春发等补修。光绪中,知府汪仙圃更名为“鼎甲楼”。楼上中间两层祀文昌、魁星像。我小时候,石阶上站着荷枪的兵,想是做了军政机关了。高石墙上经常满布招贴,从政府公告到京戏海报:“青衣花衫 劈纺皇后曹丽君莅安露演”,乃至“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的小黄纸条。门洞上挂过被枭首的土匪头的脑袋。有一次挂,我已上学,路过楼前,早已把头扭向一侧,避免眼光接触。然而走近时,终于抑制不住诱惑,匆匆瞟了一眼,看见的是黑、白、紫三段混作一团的东西。蓬乱的黑发,煞白的脸,血肉模糊的脖子。后来听说,有个小孩跟着大孩子们去看了一眼,吓得哭叫不能入睡,闹了一夜。他奶奶老年人有经验,次日带他再去钟鼓楼下,押着他仔细看了一眼又一遍,直至熟视无睹,再不害怕,这才好了。有一次,我大姐刚上初中,放学回家对父亲说,县政府的朱县长是假的,钟鼓楼贴告示了。父亲很觉奇怪,询问半天放声大笑起来。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月×日,“假县府大礼堂”举行什么活动。她们几个女生对着布告上这个奇怪的“假”字不知是借的意思,推敲来推敲去,做出上述判断。石门洞正上方,有一段时间挂出一只圆形的